

永不放弃，因为你是我兄弟

——记周口季评好人、“周口最美嫂娘”魏素梅

□晚报记者 李伟/文 通讯员 牛一心 刘涛/图

核心阅读

长嫂如母。这个词用在郸城县李楼乡田寨村村民魏素梅身上再贴切不过。从嫁进郑家起，魏素梅就挑起了照顾婆弟郑东印及其家人的重担。为了东印一家，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；为了东印一家，她劳累出一身病痛。如今，东印13年前就已重伤致残的双腿又有一条因伤情恶化而截肢，使生活更加艰难，但魏素梅依然没有退缩。面对日益消沉、动则自暴自弃的东印，她总是满含深情地说：“我永远不会放弃，因为你是我兄弟！”



帮东印穿袜子

2013年12月21日，冬至前一天。临近中午，郸城县李楼乡田寨村一户普通人家欢声笑语。和周围院落相比，这家稍显寒酸，没有楼房，只有几间上了年纪的瓦房，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简陋。厨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常见的，不大，地锅和成堆的柴火就占去了三分之二还要多，显得很局促。在这样局促的空间里，一个高个女人正领着3个孩子包饺子，欢笑声就来自他们。一家人一起做

饭，其乐融融，这应该是常见的现象吧，但是我们都错了，女人并不是妈妈，只是3个孩子的四大娘。给孩子们做完饭并把饭端给躺在床上的婆弟，等他们吃完后，她才回到家给自己的儿子做饭。这样“折腾”，她从多年前就习惯了。她，就是刚刚当选郸城县孝老爱亲模范、周口季评好人，被誉为“周口最美嫂娘”的魏素梅。

初入郑家，两度为小叔子张罗婚事

邻居王光兰说：“东印没文化，又没钱，如果不是素梅张罗着，他连个媳妇都难娶上。”

1993年，25岁的魏素梅从娘家李楼乡袁庄桥村嫁到了邻村田寨。丈夫郑书印当时已接任村党支部书记，但家庭经济状况却很一般。“我们结婚时，婚房里没有窗帘，只能临时用个带穗子的床单挡住；家里盖不起厕所，方便得去外面；过年切菜，连个像样的案板都没有。”魏素梅回忆说，尽管这样，她却一点也不失落，因为郑书印对她好，平时嘘寒问暖，从来不打骂她。“他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家人好，我给书印说，不管啥时候，我都不会拖他的后腿”。

魏素梅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在郑家，她不仅孝敬老人，还对婆弟关心备至。郑书印在家排行老四，母亲在他7岁时就离世了。大哥二哥哥家里孩子多、有病号、负担重，三哥一家长年在新疆，很少回来。因此，书印结婚后，照顾五弟郑东印的责任大多落到了他们夫妇身上。

东印比书印小6岁，基本上没上过学，识不了几个字，也没学啥手艺。有一年征兵，因为把郑州的“州”写成了“周”，连当兵的机会都错过了。这样的条件是很难找到媳妇的，但魏素梅却没有放弃，四处张罗着给东印介绍对象。介绍第一个时，好不容易说通了女方先交往交往，但人家到家里一看，转身就走了。介绍第二个，魏素梅下了更大功夫，不仅从言语上说服对方，还基本承担了所有的订婚、结婚费用。东印结婚后，只要需要帮忙，她都是及时赶到。东印大女儿郑青青出生时，魏素梅贴身伺候生产不顺的弟媳，3天3夜没合眼。

这一切，不仅让郑东印感激不尽，也让乡亲四邻交口称赞。邻居王光兰就特别感慨地说：“素梅这嫂子当得真没话说，东印没文化又没钱，如果不是素梅张罗着，他连个媳妇都难娶上。”

东印重伤，四嫂撑起半边天

魏素梅天天为东印家忙活，女儿郑丹丹有时也有点小意见，说妈妈“向偏”，只疼弟弟妹妹，把亲生儿女都冷落。

媳妇娶上了。魏素梅心想，这下可不用为东印操太多心了。但是，天不遂人愿。东印1997年腊月结的婚，2000年4月就出了事。当时他在鹤壁市一建筑工地做小工，一次整理东西时，头上升降机的钢索突然断了，已升到5楼的一车水泥落下来，狠狠砸在东印腰上。这一砸，不仅导致他腰椎粉碎性骨折，还伤及了神经，东印下半身基本上瘫痪了。

在鹤壁市人民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，一直承担医疗费包的工头给了郑东印最后一笔1.8万元的赔偿款后就没了踪影，治疗刚刚有点起色的他不得不回到郸城老家。这两个多月里，郑书印和二哥在鹤壁陪护，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了魏素梅。

东印的大女儿就是在这两个月里出生的，这让家里更加忙乱。魏素梅说，那段时间她快忙疯了，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得先去东印家做饭，给弟媳端过去后再回家做饭，在家吃过饭后再去东印家收拾，照顾弟媳和新生侄女。来回折腾，日夜操劳，人都快累散架了。

所幸，回到郸城治疗的郑东印恢复得还不错，一个多月后，已经能扶着床慢慢挪动了。医生说，再治也只能这样，他就出院回了家。其实，这次事故对血管神经的损伤相当严重。回到家后，东印发现右脚底的两个口子总是长不住，不能触碰，一碰就疼得要命。本来觉得拄着双拐能凑合走走，这样一来就困难了。要强的东印坚持用脚尖触地艰难挪动，时

间久了，右脚竟变了形。

东印特别要强，实在不愿意让哥嫂特别是嫂子为他太操心劳累，但这只能是他的良好愿望。东印重伤后，妻子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，对家庭也开始漠不关心。后来，她干脆长年在外打工，有时一年都不见回来。魏素梅好不容易给婆弟成的这个家，眼看就要散了。

这是魏素梅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尽管这些年为了婆弟她已十分疲惫，尽管她已做好决定等东印出院后就和村里姐妹一起外出打工、发挥自己会缝纫的一技之长，但最终她还是留下了。依旧是两头奔波，日夜操劳。洗衣、做饭、伺候东印、照顾孩子、下地干活。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魏素梅常黯然落泪，总觉得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头。她也给丈夫抱怨过自己命苦，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。但只要天一亮，这些失落和抱怨就都不见了。东印眼前的四嫂永远都是那个开朗的爱开玩笑的坚强女人，看到她就能让人看到生活的热情和希望。

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东印的二女儿婷婷和儿子俊康相继出生，家里的负担更重了。但魏素梅反而觉得孩子多了婆弟家更热闹、更像个家了，就更加怜惜他们。这几年，魏素梅的女儿丹丹、儿子文彬也渐渐长大，不上学的时候常常到小叔家帮忙。但有时丹丹也会有点小意见，说妈妈“向偏”，只疼弟弟妹妹，把亲生儿女都冷落了。

困境加剧，好嫂娘誓言不放弃

左腿伤情突然恶化导致截肢，让东印陷入绝望，也让魏素梅身上的担子更重。可她依然时常边开玩笑边鼓励婆弟好好活下去：“只要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，我永远不放弃，因为你是我兄弟。”

日子如此单调而辛苦，却让魏素梅过得越来越有盼头。东印的3个孩子眼看着一天天长大，两个女儿都已能帮忙做家务，再等几年，苦日子就到头了。

但希望再次被现实打碎。去年开始，东印那条情况相对较好的左腿突然疼起来，今年麦收前竟然开始溃烂，腥臭无比。书印赶紧把弟弟带到周口诊治，医生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差点让书印当场晕过去：马上截肢！不然恐怕连命都保不住。

东印再次住院，除了做术前准备的第一个星期由侄女丹丹照顾，剩下的20多天都是四嫂陪护。“女儿还没出门，照顾小叔不方便，弟媳又不回来，书印家里还有工作，就只有我来了。”魏素梅说得很轻松，做起来却相当不易。因为床位紧张，20多天里魏素梅不是睡在病房地就是睡在走廊里。为了节省花费，她每天吃饭只花两元钱，却天天保证东印吃一个6元钱的鸡腿；给东印擦身子，腥臭味让书印都不愿近前；给东印倒尿壶，有时一晚上都得好几次……

知道这个天天如此细心伺候病人的女人竟然只是嫂子，医生护士都睁大了眼睛。因为感动，医院刚刚腾出一个病房，护士长就赶紧通知魏素梅让东印搬进去。20多天下来，魏素梅整整瘦了8斤，以前过度劳累落下的肘关节病、肩周炎也再次猛烈发作，让她疼痛难忍。谈起这次住院经历，不善言辞的东印总是还没说话就先红了眼眶：“(住院时)嫂子剥桔子、香蕉喂我吃，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，我媳妇也从没这样过。”

左腿截了肢，右腿伤情不知还会不会恶化，东印渐渐陷入绝望，总是动不动就流泪、自暴自弃。每当看见东印这样，魏素梅总是想办法开玩笑逗他，然后再深情地鼓励他好好活下去：“只要有我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，我永远不放弃，因为你是我兄弟！”

魏素梅说，现在东印的情绪已经好多了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换上假肢重新站起来，自己亲手把孩子抚养长大。长大了做什么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郑青青给出了答案：“上大学，挣钱，报答俺大娘！”



说到伤心处，一贯乐观坚强的魏素梅也眼泛泪光